

余光中
著

听听那冷雨

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听听那冷雨 / 余光中著. — 北京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12
ISBN 978-7-5125-0635-0

I. ①听… II. ①余…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7040号

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天津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著作权登记号: 01-2013-8645

听听那冷雨

作 者 余光中
责任编辑 李 璞 范香宁
特约编辑 康 琪
美术编辑 睿佳工作室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70mm×1230mm 32开
8.5印张 150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635-0
定 价 26.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1551 传真: (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新版前言

《听听那冷雨》是我“中期”的文集，到此为止，我写作的场景多限于台湾与美国，过此以后，场景就移去香港与欧洲了。文集里的散文、杂文、序文等等都写于第三次旅美之后，迁港定居之前，先后为时三年（1971年夏迄1974年夏）。那三年我写的诗合成一集，便是《白玉苦瓜》。两本书几乎是同时出版。

这本文集里的作品，颇有几篇屡经转载，或收入选集。其中尤以《听听那冷雨》一篇流传最广，甚至屡见选入两岸的国文课本。六年前，山东某出版社竟将全书盗印，甚至书名都没有换；我回母校厦门大学演讲，学生拿来索我签名的，正是那盗印本，竟有二百本之多。

《听听那冷雨》原由林海音女士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印行，初版于1974年5月，到1987年4月，已印刷了十五次。其后纯文学出

版社歇业，我并未另找他社续印。而今海音大姐已离开人世，文坛寂寞，令我惘然追忆，当日她为出此书，亲自设计封面的果断与热情。自从十四年前此书绝版以来，屡有朋友与读者表示关切，更造成两岸学者研究的不便。感谢九歌出版社愿意旧书新出，给此书新的面貌来面对新的读者。我更亲自从头到尾详校了一遍，也改正了好多地方。

余光中2001年12月底于高雄左岸

目 录

万里长城	001
山 盟	008
南半球的冬天	020
听听那冷雨	028
蝗族的盛宴	036
朋友四型	039
借钱的境界	042
幽默的境界	047
云开见月	052
——初论刘国松的艺术	
新现代诗的起点	066
——罗青的《吃西瓜的方法》读后	

变通的艺术	090
——思果著《翻译研究》读后	
向历史交卷	104
——《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总序	
中国人在美国	121
——序於梨华的《会场现形记》	
涩尽回甘味谏果	126
——序何怀硕的《苦涩的美感》	
从毕加索到爱因斯坦	130
——《大学英文读本》编后	
用现代中文报导现代生活	133
《录事巴托比》译后	142

外文系这一行	145
后浪来了	152
大诗人的条件	158
现代诗怎么变?	163
传奇以外	169
现代诗之重认	173
——把一切交给历史	
汉江之滨	179
——记第二届亚洲文艺研讨会	
论琼·拜斯	198
——《听，这一窝夜莺》之一	

论久迪·柯玲丝	213
——《听，这一窝夜莺》之二	
苦雨就要下降	228
论披头的音乐	240
后 记	259

万里长城

那天下午，心情本来平平静静，既不快乐，也不不快乐。后来收到元月3日的《时代周刊》，翻着翻着，忽然瞥见一张方方的图片，显示堪培拉和一票美国人站在万里长城上。像是给谁当胸猛捶了一拳，他定睛再看一遍。是长城。雉堞俨然，朴拙而宏美，那古老的建筑物雄踞在万山脊上，蠕蠕蜿蜒，一直到天边。是长城，未随古代飞走的一条龙。而堪培拉，新战国策的一个洋策士，竟然大模大样地站在龙背上，而且褻渎地笑着。

“我操他娘！”一拳头打在桌上。烟灰缸吓了一跳。“什么东西，站在我的长城上！”

四个小女孩吃惊地望着他。爸爸出口这么粗鄙，还当着她们的面，这是第一次。

“爸爸，”最小的季珊不安地喊他。

没有解释。他拿起杂志，在余怒之中，又看了一遍。

“是长城，”他喃喃说。然后他忽然推椅而起，一口气冲上

楼去。

在书桌前闷坐了至少有半个钟头，盛怒渐渐压下来，积成坚实沉重的悲壮。对区区一张照片，反应那样地剧烈，他自己也很感到惊讶。万里长城又不是他的，至少，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生在江南，柔橹声中多水多桥的江南。他的脚底从未踏过江北的泥土，更别说见过长城。可是感觉里，长城是他的。因为长城属于北方北方属于中国中国属于他正如他属于中国。几万万中国人只有这么一个母亲，可是对于每一个孩子她都是百分之百的母亲而不是几万分之一。中国，他只到过九省，可是美国，他的脚底和车轮踏过二十八州。可是感觉里，密西根的雪犹他的沙漠加州的海都那么遥远，陌生，而长城那么近。他生下来就属于长城，可是远在他出生之前长城就归他所有。从公元以前起长城就属于他祖先。天经地义，他继承了万里长城，每一面墙每一块砖。

继承了，可是一直还没有看见。几十年来，一直想抚摸想跪拜的这一座遗产，忽然为一双陌生而卤莽的脚捷足先登。这乃是大不敬，长城是神圣的，不容侵犯！长城是中国人长达万里的一面哭墙，仅有一面墙的一座巨庙。伏尔泰竟然说它是一面纪念碑，竖向恐怖；令他非常不快。也许，长城是每个中国人的脊椎，不容他人歪曲。看到堪培拉站在那上面，他的愤怒里有妒恨，也有羞辱。

“竟敢吊儿郎当站在我的长城上！这乃是大不敬！”立刻他有

一股冲动，要写封信去慰问长城。他果然拿出信纸来。

“长城公公：看到洋策士某某贸然登上……”他开始写下去。从蒙恬说到单于和李广说到吴三桂和太阳旗一直说到堪培拉的美制皮鞋，他振笔疾书，一口气写了两张信笺。最后的署名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中国人？究竟是谁呢？似乎有标明的必要吧。他停笔思索了一会。“有了，”从抽屉里他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翻过面来，注道：“这就是我。你问大陆就知道的。”然后他把信纸叠好，把照片夹在里面，一起装进信封里。

“该贴多少邮票呢？”他迟疑起来。“这倒是一个问题。”

他想和太太商量一下。太太不在房里。一回头，太太的梳妆镜叫住了他。镜中出现一个中年人，两个大陆的月色和一个岛上的云在他眼中，霜已经下下来，在耳边。“你问大陆就知道的。”大陆会认得这个人吗？二十年前告别大陆的，是一个黑发青昧的少年啊。

愈想愈不妥当。最后他回到书房里，满心烦躁地把信撕个粉碎。那张照片分成了八块。他重新坐下，找出一张明信片。匆匆写好，就走下楼去，披上雨衣，出门去了。

“请问，这张明信片该贴多少邮票？”

那位女职员接过信去，匆匆一瞥，又皱皱眉，然后忍住笑说：

“这怎么行？地名都没有。”

“那不是地名吗？”他指指正面。

“万里长城？就这四个大字？”她的眉毛扬得更高了。

“就是这地址。”

“告诉你，不行！连区号都没有一个，怎么投递呢？何况，根本没有这个地名。”

其他的女职员全围过来窥看。大家似笑非笑地打量着他。其中的一位忍不住念起来。

“万里长城：我爱你。哎呀，这算写的什么信嘛？笑死……这种情书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王家香，我问你，万里长城在哪里？”

王家香摇摇头，捂着嘴笑。

“一封信，只有七个字。”另一位小姐说。“恐怕是世界上最短的信了吧？”

“才不！”他吼起来。“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信。可惜你们不懂！”

“这个人好凶，”围在他身后的寄信人之一忍不住说。

他人人丛中夺门逃出来，把众多的笑声留在邮局里。

“你们不懂！”他回过身去，挥拳一吼。

冒雨赶到电信局，已经快要黄昏了。

那里的职员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万里长城。

“对不起，先生，”一个青年发报员困惑地说。“这种电报我们不能发。我们只能发给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不能发给一个空空

洞洞的地名。先生，你能够把收方写得确定些吗？”

“不能。万里长城就是万里长城，不是任一扇雉堞任一块砖。”

“好吧，”那职员耐住性子说。“就为你找找看。”

说着，他把一本其厚无比的地址簿搬到柜台上来。密密麻麻的洋文地名，从A一直翻到Z，那青年发报员眼睛都看花了。

“真对不起，先生。没有这个地名啊。如果是巴黎、纽约、东京，甚至南极洲的观测站，我们都可以为你拍了去。可是……”

“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你都不知道？”

“真对不起，从来没有听说过。先生，你真的没有弄错吗？”

他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一把抓过电报稿子，回头就走。

“真是怪人，”青年发报员摇摇头。

街上还在下雨。他的雨衣，他的雨衣呢？这才想起，激动中，竟已掉在邮局里了。“管它去！”在冷冷的雨中他梦游一般步行回家去，他的心境需要在雨中独行，他需要那股冷和那一片潮湿。自虐也是一种过瘾。其实他不是独行。他走过陆桥。他越过铁路。他在周末的人潮中挤过。前后左右，都是年底大减价的广告，向汹涌的人潮和市声兜售大都市七十年代廉价的繁荣。可是感觉里，他仍是在独行。人潮海啸而来，冲向这个公司那个餐厅冲向车站和十字路口，只有他一个人逆潮而泳，泳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好怪的名字。这大都市里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如果他停下来问警察，问

万里长城该怎么走，说不定会给警察拘捕。说不定明天的晚报……

顿然，他变成了一个幽灵，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孤魂野鬼。没有人看见他。他也看不见汽车和行人。真的。他什么也看不见了，行人，汽车，广告，门牌，灯。市声全部哑去。他站在十字路口，居然没有撞到任何东西！他一个人，站在一整座空城的中央。

“万里长城万里长，”黑黝黝的巷底隐隐传来熟悉的歌声。
“长城外面是……”

那声音低抑而且凄楚，分不清是从巷子底还是从岁月的彼端传来，竟似诡异难认的电子音乐，崇着迷幻的空间。他谛听了一会，脸颊像浸在薄薄的酸液里那样噬痛。直到那歌声绕过迷宫似的斜衢和曲巷，终于消失在莫名的远方。

于是市场一下子又把他拍醒。一下子全回来了，行人，汽车，广告，门牌，灯。

终于回到家里。家人都睡了。来不及换下湿衣，他回到书房里。地板上纷陈着撕碎了的信。桌上，犹摊开着杂志。他谛视那幅图片，迷幻一般，久久不动。不知不觉，他把焦点推得至深至远。雉堞俨然，朴拙而宏美，那古老的建筑物雄踞在万山脊上，蠕蠕蜿蜒，一直到天边。未随古代飞走的一条龙啊万里长城万里长。雨声停了。城市不复存在。时间停了。他茫然伸出手去，摸到的，怎么，不是他书房的粉壁，是肌理斑剥风侵雨蚀秦月汉关屹然不倒的

古墙。他愕然缩回手来。那坚实厚重的触觉仍留在他掌心。

而令他更惊讶的是，堪培拉不见了，那一票美国人怎么全不见了？长城上更无人影。真的是全不见了。正如从古到今，人来人往，马嘶马蹶，月缺月圆，万里长城长在那里。李陵出去，苏武回来，孟姜女哭，堪培拉笑，万里长城长在那里。

——1972年2月1日深夜

山盟

山，在那上面等他。从一切历书以前，峻峻然，巍巍然，从五行和八卦以前，就在那上面等他了。树，在那上面等他。从汉时云秦时月从战国的鼓声以前，就在那上面。就在那上面等他了，虬虬蟠蟠，那原始林。太阳，在那上面等他。赫赫洪荒荒。太阳就在玉山背后。新铸的古铜锣。咣地一声轰响，天下就亮了。

这个约会太大，大得有点像宗教。一边是，山，森林，太阳，另一边，仅仅是他。山是岛的贵族，正如树是山的华裔。登岛而不朝山，是无礼。这山盟，一爽竟爽了二十年。其间他曾经屡次渡海，膜拜过太平洋和巴士海峡对岸，多少山。在科罗拉多那山国一闭就闭了两年，海拔一英里之上，高高晴晴冷冷，是六百多天的乡愁。一万四千英尺以上的不毛高峰，狼牙交错，白森森将他禁锢在里面，远望也不能当归，高歌也不能当泣。他成了世界上最高的浪子，石囚。只是山中的岁月，太长，太静了，连摇滚乐的电吉他也不能一声划破。那种高高在上的岑寂，令他不安。一场大劫正蹂躏着东方，多少族人在水里，火